

中国古典文学精华丛书

骈文精华

赵振铎

主编



巴蜀書社

赵振铎

駢文精華

主编

已
蜀
書



策划组稿 何 锐
汪启明
责任编辑 谢艺波
封面题签 顾易生
封面设计 梅定开

骈文精华

赵振铎 主编

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(成都盐道街三号 邮编 610012)
总编室电话 (028) 6656816 发行科电话 (028) 6662019
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福利东方彩印厂印刷
成都神仙树南郊村工业小区 (028) 5183822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9.5 字数 540 千
1999 年 1 月第一版 1999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: 1—2000 册

ISBN7—80523—922—3/I·392

定价: 29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

前 言

一

骈文是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出现的一种特殊文体。它的特点在一个“骈”字。“骈”的本义是“两马并驾”，骈文的“骈”是从这个意义引申出来的，它指这种文体的作品以骈词偶句为主，两两相对。

骈文产生于东汉末年，形成于魏晋时期。当时一般文人受西汉辞赋的影响，遣词造句渐渐脱离自然而讲求修饰，久而久之，在创作上不仅讲求词句整齐，词藻雕琢，更进一步而讲求对仗的工整，声律的和谐。到了南北朝时期，骈文成了文章的正宗，唐代把它称为“时文”，因为它全篇多用四字句和六字句，晚唐开始，又把它称为“四六”或“四六文”。称为“四六”，大概源于柳宗元《乞巧文》的“骈四丽六，锦心绣口。”李商隐的《樊南四六甲乙集》就是以“四六”命名，他在《樊南甲集序》中说：“四六之名，六博、格五、四数、六甲之取也，未足矜。”这话很难懂，其实他是以弈棋作比喻。六博是指两人以十二子对博，六黑六白，每人六棋，取“六”字；格五是古代一种棋法，格是阻塞的意思，遇到五就不能够前进，意思是不用五字句；四数指古代童蒙入学，先数东南西北四方，取“四”字；六

甲是说九岁儿童以干支记日，六十甲子中有六个“甲”字，这里取六字。它的意思大概是说，骈文已经基本用四字句和六字句。“四六”这个名称的影响很大，宋明以来一直沿用这个名称。宋代人论述骈文的著作往往冠以“四六”的命名。如王侄的《四六话》、谢伋的《四六谈麈》、杨函道的《云庄四六余话》等。

骈文又叫“骈体文”，它的产生更晚，到了清代才广泛使用。孙德谦的《六朝丽指》里面多次提到这个名称，而用它作为选集这种文体选本的名称也多起来，如李兆洛的《骈体文钞》、王先谦的《骈文类纂》可以作为代表。近世论述文体的著作则多称这种文体为“骈文”，如谢无量的《骈文指南》、钱基博的《骈文通义》、瞿兑之的《中国骈文概要》、《中国骈文史》等。

二

骈文之所以在我国魏晋时期形成，和当时的历史条件、社会思想都有密切的关系。

由于东汉到两晋的社会动乱，儒家思想的衰落和老庄思想的抬头，北方士族的南迁，南朝君主为了粉饰太平而美化侈靡的生活，大力提倡唯美主义的文学，促进了这种文体的形成和发展。

另一方面，也是很重要的，那就是汉字和汉语的特点。汉语的音节结构和谐匀称，加上表义体系的音节文字，对骈文的产生和发展的影响。四个音节的句子用四个音节的句子做对，六个音节的句子用六个音节的句子做对，一联一联地排比起来比较容易。其它国家的语言文字没有这个特点，所以不可能产生这种表现方式。

我国学者很早以前就在创作中注意到利用这个特

点，以增加作品的表现流程。四川大学龚向农教授三十年代在他编的《中国文学史》里就说：“孟荀学术不同，其文亦异。孟子雄直峻伟，纯用单行；荀子排比丽密，偶用复体，俨然骈散之分途。”其实在《尚书》、《诗经》里面已经有骈偶句式。但是直到东汉前期，人们使用骈偶句式，只是为了修辞的需要，还没有形成固定的格式，不能够看作一种文体。

东汉末年，一些作品骈偶的意味已经很浓了。如陈琳代袁绍写的《檄豫州文》，潘勖为汉献帝写的《册魏公九锡文》，已经很注意词藻的运用和史实的征引，文中的排句开始多起来，字数也比较整齐。它们可以看作汉代散文转变为日后骈文的过渡作品。

魏晋时期，骈文正式形成。陆机的文章在骈文发展史上有重要的作用。《演连珠》是一组骈偶的短文，共五十首，其内容从生活到政治，涉及面很广，时有精辟的见解和发人深省的哲理。如第五首讲为政要戒私宠，第十八首讲治国需务实际，第四十五首讲认识事物必需探求其本质，很有见地。短文引喻形象贴切，语言凝炼工整，从前学作骈文，不少都从拟作《连珠》入手。他的《吊魏武帝文》评价曹操的功业，剖析入微，而写曹操的遗嘱时，情思凄怆，显然寄托了自己对世事兴衰的深沉感慨。

两晋时期，除了陆机外，嵇康、阮籍、潘岳等人都有上乘的骈文作品。

六朝的骈文被认为骈文正宗，有不同的风格流派。

《南史·陆厥传》说：“永明末，盛为文章。吴兴沈约、陈郡谢朓、琅琊王融，以气类相推轂。汝南周顒，善识声韵。约等文皆用宫商，以平上去入四声，以此制韵，不可增减，世呼为永明体。”永明体主要表现在诗

歌创作方面，而在骈文的写作方面也有所表现。

永明是齐武帝的年号，齐武帝的第二个儿子竟陵王萧子良，酷好文学，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作家，如萧衍、沈约、王融、谢朓、任昉、陆倕、萧琛、范云等，被称为“竟陵八友”。陆厥、沈约揭示了汉语的声调特征，并且把它运用到文学创作上，使文学作品不仅句法整齐，对仗工稳，而且注意文句平仄的协调。沈约在《宋书·谢灵运传论》，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声律篇》对此都有详尽的论述。

萧衍后来建立了梁朝，是为梁武帝。他和他的儿子昭明太子萧统、萧绎、简文帝萧纲、梁元帝萧绎，沿袭永明的余绪。萧纲善轻艳之辞，被称为“宫体”。《隋书》说：“梁简文帝在东宫，亦好篇什，清辞巧制，止乎衽席之间；雕琢蔓藻，思极闺闱之内。后生好事，递相仿习，朝野纷纷，号为宫体。”这种文字，辞归艳丽，语重轻妍，两汉文章雄浑之风，一扫而尽。尽管这种文体堆砌词藻典故，内容显得空虚，但是萧纲的《相官寺碑》、《与湘东王论文书》还不能不说是优秀的文学作品。

六朝人的笺牍，多有小启传世。现有陶宏景的《答谢中书书》，虽然不是全文，而短短不到百字，流畅俊逸，妍雅自然。吴均的一些短简，以写景见长。《梁书·吴均传》称：“均书体清拔，有古气，好事者或颀之，谓为吴均体。”现存的有《与宋元思书》、《与顾章书》、《与施从事书》，摘引它的人去掉了前后的书札套语，保存信的主要内容，确是很好的小品文。

在六朝时期，还不能不谈到徐陵、庾信，他们的作品被认为是六朝骈文的顶峰。《周书·庾信传》称：“既有盛才，文并绮艳，故世号为徐庾体。”庾信的代表作

首推《哀江南赋》，作者通过亲身经历，历徐侯景之乱，王僧辩讨伐之功，梁代统治者内部的激烈斗争，梁代灭亡的原因，江陵陷落，人民流离之苦，以及自己流寓异国，思念家国之情。这篇赋的序更可以看成是一首无韵的抒情诗，历来传诵的程度超过了原赋。徐陵承袭宫体新变之风，仍然侧重在轻倩，开四六句间隔作对的风气，对后世骈文有不少影响。他的名篇《玉台新咏序》，说明他编选此书的目的是供贵族妇女们消遣，文以辞藻华美见长，但是其内容却是描写妇女的体态，和宫体诗的情调差别不大。总的看来，徐陵的成就不如庾信。

唐代骈文的创作并没有从高峰转向低谷。它们仍在发展，好像高峰之后仍然有连绵的山脉在延伸。

初唐四杰为习惯势力所限，受六朝文风的围限，他们虽然有变革文风的要求，想改变骈文柔靡的风力，而求宏博的风格，但是失在臃肿累赘，流于漫无节制，他们的小品文还有一些韵味。

《新唐书·苏颋传》：“自景龙后，（颋）与张说以文章显，称望略等，故时号燕许大手笔。”

张说，玄宗时封燕国公；苏颋，袭封许国公。两人都官居显位，所写骈文在当时以气格为主，风气为之一变，创作不再仿袭齐梁，而是崇尚汉魏了。韩愈、柳宗元的古文运动，对骈文创作多少有所冲击，但是骈文并没有因此衰败。科举应试的辞赋，已经由骈偶而进入了严格的律体，应试之文也完全限于今体的四六，就是古文家也不例外。

陆贽的骈文，在这一时期颇具特色。他的作品不但当时非常风行，而且受到唐宋古文家的推崇，这种推崇，不是由于他文章的骈丽形式，而是他的骈文是一种经世之文。正如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卷十五所评价那样：

赞文多用骈句，盖当时之体裁。然真意笃挚，反覆曲畅，不复见排偶之迹。《新唐书》不收四六，独录赞文十余篇。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录其疏至三十九篇，上下千年，所取无多于是者。经世之文，斯之谓矣。

晚唐温庭筠、李商隐在骈文的创作上有新的进展。李商隐用典精密，雕饰词藻，开宋代四六之先。

宋代骈文作家不少。欧阳修、王安石、苏轼虽然以古文名家，但是也不乏好的骈文作品。他们用古文家写古文的方法来写骈文，清空质直，不用事典，这是后世所说的宋四六。南宋时期文天祥的骈文在当时也颇具一格。到了这个时候，骈文已经到了衰竭的地步。

元明两代，骈文作家没有什么可以称说的。明代，甚至清代的八股文，实际上发端于王安石所创的“经义”取士，它是骈文的旁支，值得介绍的也不多。清代以骈文名家的又多起来，但是他们以摹拟为主，创新不多。实在说来，这种骈文已经和当时的口语有了很大的距离，一味地创作这种文章，由于它和口语大大脱节，虽然在创作技巧方面能够有所继承，但是完全要照这种模式来进行创作，总是曲高和寡，尽管有像汪中这样的骈文家，但是从魏晋南北朝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骈文已经走完了它的历史道路，需要改弦更张了。

三

骈文在语言形式方面有它自身的特点，归纳起来有以下一些方面：从语句方面看，它讲求对仗；从语音方面看，它注意声律；从用词方面看，它考究用典和藻

饰。下面分别论述。

对仗是骈文的一大特点。早期的骈文，只要两句相对就行，不太讲求工整，也不避用字重复，骈散兼行也很常见。例如：

若乃神交圯上，道契商洛。显默之际，宥然难究。渊流浩漭，莫测其端矣。（晋傅亮《为宋公修张良庙教》）

回戈东指，吕布就戮；乘轩将反，张扬沮毙。眭固服罪，张绣稽服。此又君之功也（汉潘勖《册魏公九锡文》）。

到了齐梁唐宋，行文就很讲究对仗的工整了。古人没有今天这样的语法观念，但是词性的虚实和句式的异同还是清楚的。因而在用词造句方面，上下两句字数相等，句法结构和词性也要互相配对。用今天的语法术语来说，就是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，述宾结构对述宾结构，主谓结构对主谓结构，复句对复句。

（一）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

叔宝理遣之谈，彦辅名教之乐。（梁任昉《为萧扬州荐士表》）

风云草木之兴，鱼虫禽兽之流。（梁萧统《文选序》）

蓬山芸观之书，群玉悬金之记。（唐张说《洛州张司马及序》）

一派湘水，万重楚山。（唐李商隐《祭全义县伏波庙文》）

（二）述宾结构对述宾结构

伤秋荼之密纲，恻夏日之威严。（齐王融《永明九年策秀才文》）

披绣闼，俯雕甍。（唐王勃《秋日登洪州府滕王阁饯别序》）

去帝乡之故旧，谒本朝之君臣。（唐王维《送秘书晁监还日本诗序》）

繇西省谏诤之官，序东宫师保之位。（宋王安石《贺致政赵少保启》）

（三）主谓结构对主谓结构

肺石少不冤之人，棘林多夜哭之鬼。（王融《永明九年策秀才文》）

潘岳之文采，始述家风；陆机之辞赋，先陈世德。（北周庾信《哀江南赋序》）

云兴柱础，电缕墙落。（李商隐《祭全义县伏波庙文》）

云间分合璧之光，海上运摩天之翅。（五代韦庄《又玄集序》）

（四）复句对复句

访游禽于绝涧，作霸秦基；歌鸡鸣于阙下，称仁汉牖。（王融《永明九年策秀才文》）

冰释泉涌，金相玉振。（萧统《文选序》）

北海虽赊，扶摇可接；东隅已逝，桑榆非晚。（王勃《秋日登洪州府滕王阁饯别序》）

汲县勒铭，方依崔瑗；汉庭曳履，犹忆郑崇。（李商隐《上河东公启》）

从引例已经可以看出，骈文上下两联句法结构要求一致，即主语对主语，谓语对谓语，宾语对宾语，修饰语对修饰语。而在一联的对句里面，词语要讲求互相配对。实词一般是异字相对，而虚词则有同字相对的情况。词的虚实区别明显，不过也有交叉的地方。至于实词，用今天的语法术语来说，凡是用作主语和宾语的一律可以看作名词；凡是用作修饰语，包括定语和状语的一般可以看作形容词或副词；凡是用作谓语的则可以看

作动词。

骈文上下两联字数必需相等，但是句首句尾的虚词以及共有的句子成分，如共有的主语、谓动词等不算在对仗之内。例如：

诚九流之津涉，六艺之钤键也。（晋郭璞《尔雅注序》）

将使杏花菖叶，耕获不愆；清隼冷风，述遵无废。
（王融《永明九年策秀才文》）

朕长驱樊邓，直指商郊。（任昉《天监三年策秀才文》）

勃三尺微命，一介书生。（王勃《秋日登洪州府滕王阁饯别序》）

晁司马结发游圣，负笈辞亲。（王维《送秘书晁监还日本诗序》）

是知美稼千箱，两歧綦少；繁兹九变，大漠殊稀。
（韦庄《又玄集序》）

骈文使用虚词，可以增加作品的抑扬变化，不但不破坏骈文追求齐整这一特点，反而使这种整齐中平添了几分灵动的生气。日本人遍照金刚《文镜秘府论》对骈文使用多种多样的虚词有详尽的论述。

骈文的四六格式形成于齐梁以后，到了唐宋时期，这种格式已经定型化了。四六的基本结构有以下几种：

（一）四四（四字对四字）

名亚春陵，气高韩魏。（卢照邻《益州至真观主黎君碑》）

越城旧疆，汉将遗朝。（李商隐《祭全义县伏波庙文》）

鱼兔难存，筌蹄是弃。（韦庄《又玄集序》）

（二）六六（六字对六字）

禅字由其覆没，法众是以凋沦。（王勃《益州绵竹县武都山净惠寺碑》）

方园作其舆盖，日月为其肩牖。（杨炯《群官寻杨隐居诗序》）

窥西家之宋玉，恨东舍之王昌。（李商隐《上河东公启》）

（三）四四四四（上四下四对上四下四）

飞泉瀑溜，荡涤峰崖；绿树玄藤，网罗丘壑。（王勃《益州绵竹县武都山净惠寺碑》）

张良却粒，尚想高纵；范蠡登舟，空瞻遗象。（元稹《许刘总出家制》）

汲县勒铭，方依崔瑗；汉庭曳履，犹忆郑崇。（李商隐《上河东公启》）

（四）四六四六（上四下六对上四下六）

轩皇驻蹕，将寻大隗之居；尧帝省方，终全颍阳之节。（杨炯《群官寻杨隐居诗序》）

王三锡命，误新台于松阶；国十为连，忝旧都于梓部。（宋魏了翁《潼川路安抚到任谢表》）

缕玉雕琼，拟化工而迴巧；栽花剪叶，夺春艳以争鲜。（欧阳炯《花间集序》）

（五）六四六四（上六下四对上六下四）

屈贾谊于长沙，非无圣主；窜梁鸿于海曲，岂乏明时？（王勃《秋日登洪州府滕王阁饯别序》）

龙伯高之故人，出言有所；公孙述之刺客，相待何轻？（李商隐《祭全义县伏波庙文》）

读尽二十八字，列宿韬光；宣来三十六宫，天香尚在。（王禹偁《谢赐御草书诗表》）

除了四六句外，骈文里面还有五字句和七字句。五字句如：

跨属城之雄，冠百里之首。（孔稚珪《北山移文》）

问礼于老聃，学诗于子夏。（王维《送秘书晁监还日本诗序》）

七字句如：

玉树以珊瑚作枝，珠帘以玳瑁为桺。（徐陵《玉台新咏序》）

运璇极而正乾坤，坐闾阳而调风雨。（卢照邻《益州至真观主黎君碑》）

孝悌自表于天资，才略靡由于师训。（徐铉《大宋左千牛卫上将军追封吴王陇西公墓志铭》）

应该注意，骈文的五字句和七字句都是以四字句或六字句为基调增加一字而成。

骈文也有短到三字多到八字的句子，但是并不多见。三字句如：

万国顺，百灵朝。（王勃《益州绵竹县武都山净惠寺碑》）

登块圪，践莓苔。（杨炯《群官寻杨隐居诗序》）

八字句如：

远惟田生致亲之议，追悟毛子捧檄之怀。（颜延之《陶徵士诔》）

尧禹生而天下火驰，姬孔出而群方鼎沸。（卢照邻《益州至真观主黎君碑》）

入华林而珠树非多，阅众籁而紫箫唯一。（韦庄《又玄集序》）

应该注意，这些三字句、五字句、七字句、八字句都是以四字句或六字句为基础增减字数而成。

除了形式上的对仗外，在内容上，骈文也要求分别事类，作到对仗工稳，这是骈文的一个重要的要求，从上面举的大量例子里面可以看到这点。遍照金刚《文镜

秘府论》将对仗分为二十九种，细密可算细密了，但是分得愈细愈不容易掌握，结果有些对仗在归类上会出现各人理解不一致的地方。关于分别事类，下文用典和藻饰里面还要谈到。

骈文在语音方面讲求声律。声律和对仗有关。齐梁作家发现了汉语声调的特征，并且把它运用到创作上去，首先是诗歌创作，所谓四声八病。在骈文的对仗方面也注意到平仄相对，下面试举齐王融《永明九年策秀才文》一段文字为例。用“—”表示平声，用“|”表示仄声，句首和句中的虚词、共同的动词，都没有标注。

又问：昔周宣情千亩之礼，虢公纳谏；汉文缺三推之义，贾生置言。良以食为民天，农为政本。金汤非粟而不守，水旱有待而无迁。朕式照前经，实兹稼穡。详正而青旗肃事，土膏而朱纛戒典。将使杏花菖叶，耕获不愆；清隼冷风，述遵无废。而释耒佩牛，相沿莫反；兼贫擅富，浸以为俗。若爰井开制，惧惊扰愚民；乌卤可腴，恐时无史白。

又问：昔——|—|之|，|—||；|—|——之|，|—|—。良以|为——，—为||。———|而||，||||而——。朕||——，|—||。—|而——||，|—而——||。将使|——|，—||—；———，|——|。而||||—，——||；——||，||—|。若—|—|，|—|——；||||—，|——||。

这里已经注意到音调和谐、平仄相对，读起来很有节奏感了。但是真正讲求平仄对仗，还是唐宋时期的事。下面举唐王勃《益州绵竹县武都山净惠寺碑》的一段文字为例。

黄龙负匣，著宝籍于经山；紫凤衔书，荫荣光于井络，须弥峰顶，仍开梵帝之宫；如意山中，即有经行之地。尔其盘基跨险，列嶂凭霄，日月之所窞伏，烟霞之所枕倚。飞泉瀑溜，荡涤峰崖；绿树玄藤，网罗丘壑，飞廉作气，被万吹于中岩；帝项司寒，宅千霜于北谷。丹梯碧洞，杳冥林岫之间；桂牖松楹，寂寞风尘之表。是称英镇，实瞰崇冈。阊阖当四会之街，城邑辨三分之地。绵溪锦渚，下浸重峦；玉阜铜陵，旁分绝磴。山川络绎，崩腾宇宙之心；原隰纵横，隐轸亭臬之势。

——||，|—|于——；||——，|——于|
|，———|，——||之一；—|——，||——之
|。尔其——||，||——，||之所||，——之所|
—。——||，||——；||——，|——|，——|
|，|—|于—|；||——，|——于||。——||，
||——之一；———|，||——之|。|——|，||
——。——||之一，—||——之|。——||，|
|——；||——，——| |。——| |，——| |之
—；—|——，||——之|。

读这种文章，除了注意它的平仄外，还要注意它的节奏，因为在节奏点上平仄更为严格。虚词如“之”之类，不计在平仄之内。骈文四字句的节奏一般是二二，六字句的节奏主要有三三、二四和四二三种。三三的句式一般是第四字用虚词，也可以划分为三一二；也有第三字用虚词的，则可以划分为二一三。二四或四二的句式以二字为基础，也可以划分为二二二。

弃燕雀一之一小志，慕鸿鹄一之一高翔。（丘迟《与陈伯之书》）

发言一而一官商应，摇笔一而一绮绣飞。（张说《洛州张司马集序》）

舍畚一凄怆，纵锄一连而。（谢惠连《祭古冢文》）

莫肯一废其半菽，罕有一落其一毛。（刘峻《广绝交论》）

骈文五字句和七字句和诗句的节奏不同，五言诗的节奏一般是二三，而骈文五字句的节奏除了二三外，还有一四和二一二。

跨一属城之雄，冠一百里之首。（孔稚珪《北山移文》）

问礼一于一老聃，学诗一于一子夏。（王维《送秘书晁监还日本诗序》）

七言诗的节奏一般是四三，而骈文的节奏则是丰富多样。它有三四、三一三、二五、四一二、二三二等多种。

陆大夫一燕喜西都，郭有道一人伦东国。（刘峻《广绝交论》）

运璇极一而一正乾坤，坐闾阳一而一调风雨。（卢照邻《益州至真观主黎君碑》）

江淮一无涯岸之阻，亭壁一无藩篱之固。（庾信《哀江南赋序》）

孝悌自表一于一天资，才略靡由一于一师训。（徐铉《大宋左千牛卫上将军追封吴王陇西公墓志铭》）

玉树一以珊瑚一作枝，珠帘一以玳瑁一为柙。（徐陵《玉台新咏序》）

垂象之文一斯著，含章之义一聿宣。（李善《上文选注表》）

骈文在用词方面，讲求用典和藻饰。所谓用典就是运用典故，前代也称为用事。它是引用历史故事或者有